

风沙中，那一行行挺立的泡桐

本报记者 石畅 陈振凯 人民网河南频道 时岩

六月的兰考，满眼葱翠。

一排排高大树木，矗立在阡陌沟渠、村庄田野。尤其麦田中间，见缝插绿，栽种着不少泡桐。林在粮田中，粮在林木中。

官方认证，兰考已是“森林城市”。亲眼所见，绝非虚言。

“满天飞黄沙，遍地不生绿”曾是兰考的真实写照。一度，风沙扬起，埋没一片庄稼，一亩地收不到40斤麦子。1962年冬天，老县委书记焦裕禄来到兰考时，就是这样的场景。

人不能让沙憋死。焦裕禄带领千群查风口、探流沙，种植泡桐，筑堤修渠，改良土质。自打那时，兰考种树常抓不懈。渐渐地，树多了、林大了，风小了、沙停了，“风沙、内涝、盐碱”三害没有了。

让人没想到，生态好了，还有意外收获——

当初防风治沙栽下的泡桐，如今成了兰考的“绿色银行”。一棵棵开着花儿的泡桐树，竟是制作民族乐器良材，正为兰考带来丰厚收益。

要除“三害”必种树

历史上，黄河在兰考多次改道和泛滥。

《兰考县志》记载，从1171年至1949年的近800年间，黄河兰考段决口143次之多。故道、故堤和沙丘、村庄结合，形成上百个风口。加上地势低、地下水位高、含碱量大，风沙、内涝、盐碱成了兰考数百年不绝的“三害”。

风沙有多严重？

东坝头乡雷新庄老支书雷中江告诉记者，“那时耳朵眼里能有半盅沙土。地北种绿豆，结果地南长出苗。”记者问为啥地北种南收？老支书笑着说，被风吹的。

当地县志记载，新中国成立前100多年间，兰考被风沙掩埋的村庄足有63个。当时东坝头乡朱庵村被一条半月形沙堆包围，最大沙丘达9.9米高。

1962年冬，正是“三害”最严重的时候。来兰考赴任的焦裕禄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黄沙，结着冰凌的洼窝，还有摇曳着枯草的盐碱地。老百姓苦笑着说，这些地，早了收蚂蚱，涝了收蛤蟆，不早不涝收盐碱，就是不见收庄稼。

焦裕禄立志为民除“三害”。为查风口追风源，他走村串户寻找治沙良策。1963年的一天，他来到东坝头乡张庄，看到村民魏铎彬正手捧黏糊糊的泥土，一个劲儿地往坟头上抹。焦裕禄不解。魏铎彬解释说，这是母亲的坟，风太大把坟头刮没了。他从半米深的地下，挖出红胶泥把坟盖住，狂风再也刮不动了。

魏铎彬的做法，让焦裕禄很受启发。回去之后，他带上技术员，找了一个20亩的大沙丘做实验。只用了3天时间，他们就用红胶泥把这个沙丘封住了。焦裕禄把实验成果总结为“贴膏药”（翻淤压沙）、“扎针”（种植刺槐固沙）。很快，这个做法就在全县推广。

防风固沙，除了种刺槐，还有没有更有效的树？焦裕禄一次查看灾情时，老韩陵大队的农民提到一句谚语，“兰考三件宝，泡桐、花生和大枣”。他组织座谈时，听群众说，沙土地能种泡桐，长得又快，五六年长成大树，既能挡风又能压沙。多次调查之后，县里决定，种植以泡桐为主要树种的生态防护林。

兰考人摸索出了门道：在风口前沿主风方向，栽植泡桐、杨树防护林带，层层阻减风力；在流动、半流动沙丘上，栽植刺槐林，固定沙丘；沿沙丘周围，栽植白蜡条、紫穗槐，延缓沙丘流动。

路子对了，干就是了。一代代兰考人种树不止，兰考大地披上绿装。

一棵“焦桐”名远扬

在兰考，兰阳街道朱庄村名声很响。该村曾是发展泡桐治理风沙的重点地区之一，焦裕禄在这儿种过树。

一个夏日午后，朱庄村村民魏善民又像往常一样，来为“焦桐”打扫落叶、培土浇水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可把这棵树给管到家了。

时任县委新闻干事刘俊生依然清晰记得“焦桐”是如何种下的。焦裕禄同众人一同种树，种到最后，路边还扔了一棵小树苗，大家都没在意。通常泡桐苗的长度约3米，这棵苗只有2米，短了一大截。“他说这棵苗个子低，但是很好，如果长起来了，比其他树长得还快，扔了可惜。”焦裕禄把树苗捡起来，刨个坑种上了。焦裕禄的话，仿佛还回响耳边。

就是这棵小苗，如今已长成5米粗、26.4米高的“焦桐”了。

1964年5月14日，焦裕禄因病离世。这棵当时“未成年”的泡桐，寄托着兰考人对他的思念。为

此，魏善民的父亲魏宪堂，义务管护这棵焦桐8年。直到年岁渐高，他才把“焦桐”交给魏善民管护。

当年21岁的魏善民，现在已78岁高龄，照料“焦桐”也长达49年。魏善民手抚“焦桐”，常常深情注视。“只要身体好，我就把这棵树看护下去。我们要把焦裕禄精神传下去。”

斯人已去，斯树雄壮。风沙中焦裕禄斩钉截铁的话语，至今在中原大地回响——“不改变兰考的面貌，我决不离开这里。”

事实上，焦裕禄和他的精神，再也未曾离开。

几十年来，兰考县狠抓林业不放松，每年组织大规模造林绿化活动。在继承中发展，兰考探索出了农田林网、农桐、农枣、农条间作，防风固沙林，窄林带小网格造林，灌淤压沙等多种治理模式。

回头看，没有一棵树是白种的。焦桐“驯化”了土地，农桐间作，林茂粮丰。兰考硬是把黄河故堤变成了绿色海洋，创造了人间奇迹。当年让群众吃尽苦头的大面积沙荒，而今难觅踪迹。

“每当风沙起，家家灯不熄”已成历史。现在的兰考，雷中江这样形容：“城南碱地变绿洲，城北泡桐一行行，兰考大地绿油油，家家住上两层楼。”

凡是过去，皆为序章。近年来，兰考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以创建森林城市为目标，以国储林建设为抓手，以防沙治沙工程建设引领林业生态建设发展，坚持“多种树、种大树、种本地树”，仅生态廊道绿化就建设396条，1300千米。

目前，全县40万亩沙化土地、26万亩盐碱地、1600个大小沙丘已得到根治。曾经的飞沙地、老洼窝、盐碱滩，都已变成大片大片的泡桐林。

村村遍植“致富树”

历史的回馈，常在不经意间。焦裕禄为治理风沙，带领兰考人民种下大量的泡桐，不仅改变了兰考历史，也正改变着一代人命运。

“上百年来，泡桐大多做成了风箱，没有做过乐器！”河南中州民族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代士永自豪地说，用泡桐制作乐器，是从他父亲代士永开始的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上海乐器制作师傅偶然发现，多地烧火用的风箱所用的泡桐木，竟是制琴良材。他们从泡桐产地兰考，开始购买泡桐板材。代士永当时是一名做风箱、家具的木匠。他感觉制琴“上档次”，能大大提升泡桐附加值，打起了“把乐器引回兰考”的主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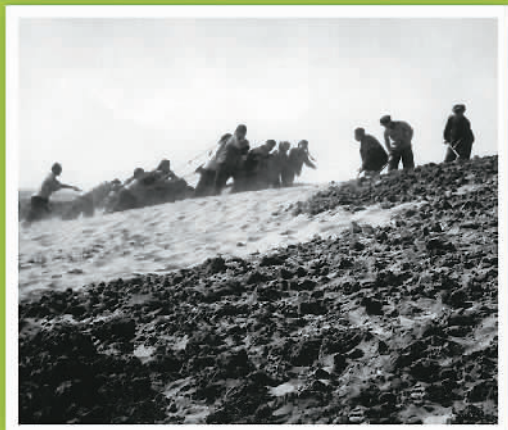
1988年，他倾尽所有购买材料，多次上门拜访名师。最终，他用真诚感动了上海制琴名师张连根，把张师傅请回了家。凭借卖泡桐板积累的“第一桶金”，加上东拼西凑的几万元钱，代士永把牛棚改成厂房、购入设备，乐器厂就办了起来。

自此，承载焦裕禄干劲的乐器产业，在兰考大地开始生根。县里不断扶持，产业逐渐壮大。

全县林木覆盖率达30.15%



朱庄村村民魏善民在兰考县展览馆追忆老县委书记焦裕禄。李金雷摄



上世纪60年代，兰考人民翻淤压沙，向“三害”宣战。资料图片



焦裕禄干部学院前的“焦桐”。张中利摄

经过努力，兰考40万亩沙化土地、26万亩盐碱地、1600个大小沙丘已得到根治



兰考的“焦桐”。张中利摄



民族乐器加工专业村——兰考堙阳镇徐场村。李宇翔摄

记者手记

对焦裕禄最好的纪念

时岩

兰考的故事，焦裕禄书记的故事，太多人写，太耳熟能详。我们去了，能写出新意吗？焦书记和满目绿色，有何关系呢？对他最好的纪念，到底是什么呢？

听老支书雷中江讲故事，他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们。“学习焦裕禄精神，就像种树。栽时很辛苦，但不纠结，种就是了，治住风沙后，就能代代传。”

好一个“种就是了”。纪念前人，继承精神，不在其他，重在行动。不种树，一棵树也没有。而种树，没有一棵树是白种的。兰考人，正是在不断的种树中，完成了对焦书记的纪念，实现了对焦裕禄精神的传承。不种树，半点焦裕禄精神也没有。

好一个“治住风沙后”。治理

更绿的兰考，更富了。

更绿的前方。

更绿的前方。